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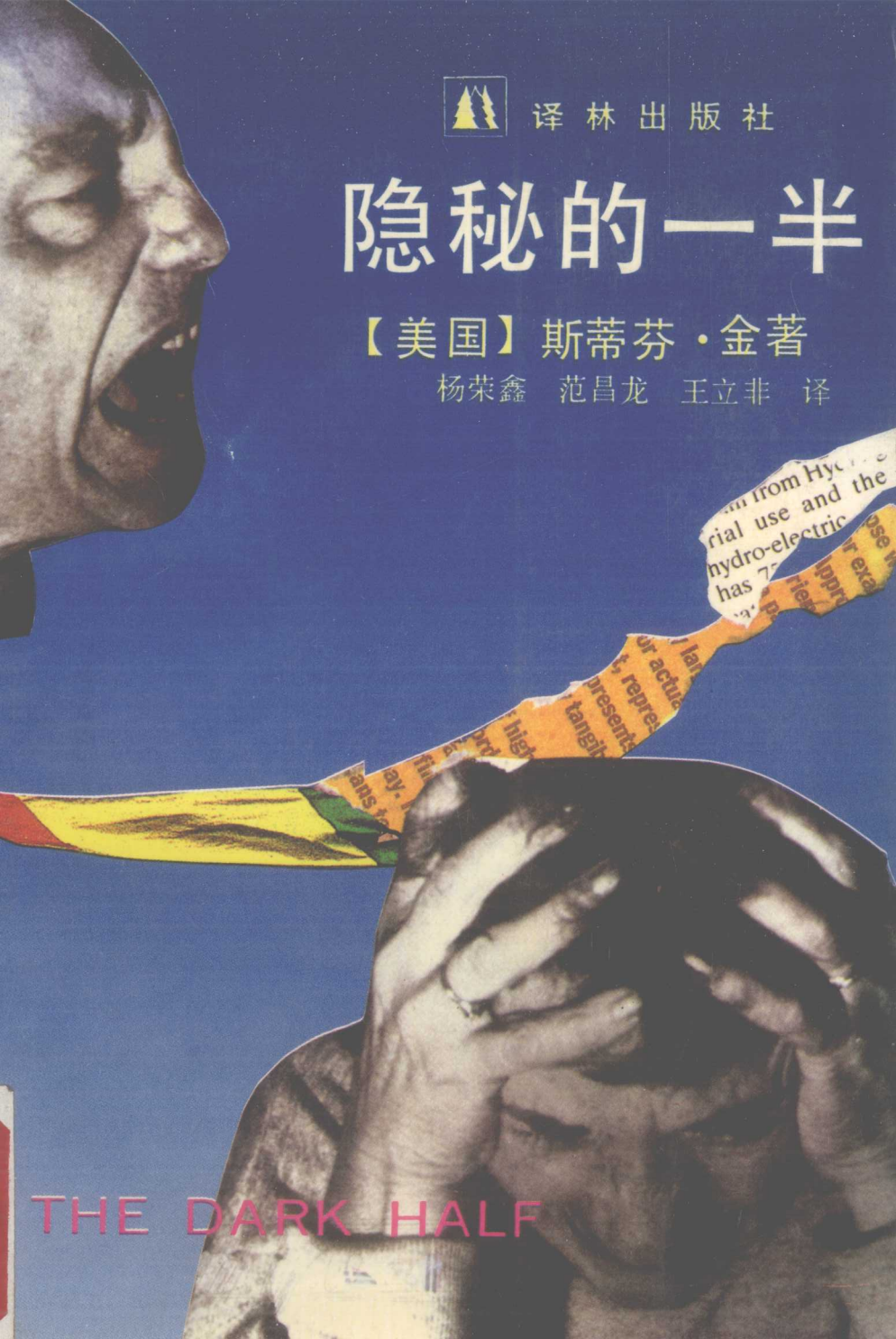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隐秘的一半

【美国】斯蒂芬·金著

杨荣鑫 范昌龙 王立非 译



THE DARK HALF

新華書店發行

隱秘的一半

【德國】萊特曼·金爾

傅曉芳·張其成·李其龍·譯



隐秘的一半

【美国】斯蒂芬·金 著
杨荣鑫 范昌龙 王立非 译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8号

隐 秘 的 一 半

〔美国〕斯蒂芬·金著 杨荣鑫 范昌龙 王立非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360千

版 次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166-4/I·71

定 价 6.2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斯蒂芬·金是美国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在西方许多国家中都有着很广泛的影响，被誉为“恐怖小说之王”。他擅长从平凡的生活真实出发，把读者带入广袤的想象空间，于亦真亦幻之间达到作品的最佳效果，这使得他在作为西方通俗文学重要一支的恐怖魔幻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读金的小说，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并非那种为恐怖而恐怖的小说，而是基于现实生活，把社会上种种丑恶及人性脆弱的一面加以变形、放大，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以西德尼·谢尔顿为代表的“暴露派小说”是直观、逼真地照出罪恶百态的镜子，那么金的作品就似一面魔镜，使光怪陆离的社会以更触目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金对其社会的揭露与讽刺并不是直接地表露出来，而是隐于字里行间，隐于整部作品魔幻的面纱之后，然而其踪迹却是随处可循的，并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清晰。在这本《隐秘的一半》中，金就借笔下不同的人物，从各异的角度发出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怪异的地方，一个生存维艰的地方，有时是一个不幸的地方”的感叹，其言中言外之意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金在其作品中对于那个扭曲的社会所造就的各种扭曲的人性，也作了极生动形象的描写，并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金在深刻揭露与辛辣嘲讽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美好而纯朴的愿望，那就是正义和善良战胜邪恶与丑陋。在接受《明星》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说：“我喜欢这样，甚至是更为激烈的。那些弱者迟早会坚强起来，痛击曾经欺侮过他们的那帮坏蛋的。我就喜欢这样的故事，因此我的小说总是这样结尾的，谁先动用了武力，最终必受惩罚。”当然，作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其笔下人物则并不简单而格式化，在这一方面，金对人性的弱点作了极细致的刻画。

我们知道，环境创造了人。居于那样的社会中，其作品作为那个社会的产物，自有着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中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也欠缺一定的准确性。不过，对于西方社会的这一特定产物，对于当今这一重要的西方文化现象，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正确认识的。

编者

目 录

前 言	1
序 章	1
第一部 傻瓜肉酱	8
第一章 《人民》揭秘	8
第二章 噩梦惊魂	23
第三章 墓园疑踪	28
第四章 小镇凶案	36
第五章 96529Q	44
第六章 血溅华都	48
第七章 难解之谜	55
第八章 警探夜访	68
第九章 无赖下场	81
第十章 恍兮惚兮	91
第十一章 鬼笔神讖	98
第十二章 米里亚姆	101
第十三章 惊恐之至	108
第十四章 血肉横飞	128
第二部 斯塔克显身手	140
第十五章 斯塔克疑云	140
第十六章 斯塔克来电	155
第十七章 温迪摔伤	186
第十八章 通灵联络	192
第十九章 斯塔克购物	211

第二十章 最后期限	222
第二十一章 斯塔克显身手	253
第三部 灵魂引渡者	274
第二十二章 撒德潜逃	274
第二十三章 两个电话	285
第二十四章 麻雀到来	304
第二十五章 钢铁梅兴	321
第二十六章 麻雀起飞	336
尾 声	350
后 记	354

序 章

人们的生命——相对于单纯的肉体存在而言的真正的生命——开始于各自不同的时间。撒德·博蒙特的真正生命始于1960年。对这个出生成长于新泽西州伯根菲尔兹县里奇韦区的男孩来讲，这一年着实不同寻常。有两件大事先后发生在他身上。第一件事宣告了他真正生命的开始，而第二件事却差点把这生命断送掉。这一年，博蒙特11岁。

一月里，他给《美国少年》杂志发起的写作竞赛寄去一短篇小说。六月份，他收到该杂志编辑的信，告诉他说他获得了竞赛的小说类荣誉奖。信中还说，要不是因为他在参赛信中暴露了自己距真正的“美国少年”资格还差两岁，他本可以获得二等奖的。尽管如此，编辑写道，他的小说《马蒂屋外》确实称得上是篇极为成熟的作品，可喜可贺。

两个星期后，获奖证书寄到了，寄的是保险挂号。证书上，他的名字是用古体字签的，笔划龙飞凤舞，他费了好大劲才辨认出来。下面还印有《美国少年》杂志的金色标识——一个平头男孩和一个扎马尾发束的女孩正在跳吉特巴舞的凸凹图案。

母亲一把将儿子拥进怀里，雨点般的吻弄得他差点没背过气去。这孩子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成天拖着双大脚板逛来荡去，哪个能办成大事的模样？真没想到！

当老子的却不以为然。

“要真有那么好，怎么没见他们给他些奖金？”他陷在安乐椅里嘟哝道。

“格伦——”

“得，得。疯够了没有？没准咱们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还等着请他老子喝一杯呢。”

母亲没有吭声……但她把获奖证书和编辑部的来信都装上镜框——当然用的是她自己的零花钱，挂在他卧室的床头上。每有亲友光临，她总要带他们去瞻仰一番。撒德，她告诉客人们说，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大作家。她早料定儿子将来必定是个人物。喏，这不就是证明？撒德被母亲弄得挺窘，但他太爱自己的母亲了，唯恐说出来扫了她的兴。

窘迫也罢，不窘迫也罢，撒德私下里还是认定母亲的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成为大作家的福分，但能当上某种作家却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呢？他有这方面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如果编辑们的话不是出于客套的话，他迈出的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呢！他们不可能总因一个技术细节问题而拒绝付给他奖金，而他也不会永远是11岁。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960年8月，他开始感觉头疼。最初还不甚严重，但到9月份开学时，太阳穴和额后那种断断续续、隐隐约约的疼痛已经发展成为持续不断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痛楚。这痛苦一旦发作便折磨得他什么事都干不了，只有躺在黑黢黢的房间里等死。到9月末，他已痛得恨不得以一死求得解脱。到了10月中旬，疼痛已加剧到他唯恐求死不能的地步。

每次发作前的征兆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唯有他才听得到的声音——就像千百只小鸟从远处发出的吱吱叫声。有时他甚至置身梦幻似地能看见那些小鸟。他认为那是麻雀——就像春秋天天常见到的那样，数十只一群地栖息在电线上和房顶上。

母亲带他去找西沃特大夫。

西沃特大夫用检眼镜观察了一阵，摇了摇头。然后，他拉上窗帘，关掉灯，让撒德望着诊室内一处白色的墙壁。他取出一只手电筒快速地摆动着，墙上随之打出不断地一闪一灭的明亮的光圈。

“觉着有趣吗，孩子？”

撒德摇摇头。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晕眩，感觉就像快昏过去似的？”

撒德又摇摇头。

“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比方说烂水果或烧焦的布片发出的气味？”

“没有。”

“那些鸟儿呢，瞧着那闪光时又听见它们的声音了吗？”

“没有。”撒德满腹狐疑地回答。

“神经质，”撒德到外间的候诊室去以后，他的父亲说，“这小子向来就神经过敏。”

“我想是是周期性偏头痛，”西沃特大夫说道，“这么年幼的孩子一般不会犯这种病，但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他看上去好像很……紧张。”

“是这样。”希拉·博蒙特不无同感地肯定道。

“将来有一天或许会有办法治疗，可眼下，恐怕只有任他咬咬牙挺过去。”

“是呀！还有我们，也得陪着他受罪。”格伦·博蒙特说。

然而，这既非神经质，也不是周期性偏头痛，而且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万圣节前4天，希拉·博蒙特突然听见大声的尖叫。叫声是从一群孩子中发出的，他们正同撒德一道在路边等着搭校车上学。希拉忙从厨房窗口望出去，只见儿子躺在地上，浑身抽搐。他的午餐盒扣在身旁的地上，水果和三明治撒在了炎热的车道上。她急忙奔出去，把孩子们吆喝开，自己却站在那儿没了主意，又不敢去动他。

要是里德先生驾驶的那辆黄色校车再晚到一小会儿，撒德没准就这么死在街边了。幸好，里德先生曾在朝鲜干过随军卫生员，他及时把孩子的脑袋向后扳着便于呼吸，才使他不致因舌根堵塞呼吸道而窒息至死。救护车把撒德送到了县医院。还算凑巧，休·普里查德大夫正好在急诊室里跟朋友喝咖啡，聊着高尔夫球，而这位大夫凑巧又是新泽西州顶尖儿的神经病学专家。

普里查德让撒德作了X光检查。仔细看过片子后，他让博蒙特夫妇也瞧瞧，并要他们特别注意他用黄色蜡笔在片子上圈出的那团模糊阴影。

“瞧这儿，”他说，“这是什么？”

“见鬼，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格伦·博蒙特说道，“你是大夫呀！”

“说得不错。”普里查德冷冷道。

“我老婆说他好像是抽风来着。”格伦说。

普里查德答道：“如果你指的是发病的症状，那没错。不过你要以为是癫痫，那我可以担保绝对不是。像你儿子那样严重的抽搐看上去确实跟重癫痫症相似，但他对利顿光试验并没有任何反应。其实，真要是癫痫病的话，哪还用得着医生来告诉你们？那病只要电视图像不稳定就足以诱发，害得他在起居室地毯上打滚。”

“那到底是啥病呢？”希拉怯怯地问。

普里查德转身瞧着读片灯上的X光片。“这是什么？”他自言自语，轻敲着蜡笔圈出的部分。“发病突然，毫无先兆。由此看来，你儿子可能长了脑瘤，多半还不太大，并且有指望是良性。”

格伦·博蒙特板着脸盯着医生，站在他身旁的妻子则已经捂着手绢抽泣起来。她哭着，却没发出半丝声音。这无声的抽泣是多年婚姻生活训练的结果。

果。格伦的拳头厉害无比，而且接过后几乎从不留下伤痕。默然承受了12年的痛苦，她如今哪怕是想放开声音哭一场都可能做不到了。

“这是不是说，你们要割掉他的脑子？”格伦油腔滑调地问。他说话向来就是这个调门。

“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博蒙特先生，但我认为手术切片检查是需要的。”普里查德回答道，心里却在嘀咕：如果真有上帝，而他又果真按照他的形像造就了我们，这世上怎么竟会有那样多像眼前这位一样的男人，又怎么会有那么些人的命运被攥在这种人手上？

格伦闷着头半晌不语，眉头皱成一团，琢磨着什么。末了，他终于抬起头，提出了叫他最为担心的问题。

“跟我讲实话，大夫——这总共得花多少钱？”

头一个看见那东西的是手术室的助理护士。

她的一声尖叫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在这手术室里，让人格外震惊。过去的15分钟里，这里是那样的静寂，只偶尔有普里查德大夫低低的指令声、维持生命的机械系统的嘶嘶声和手术锯不时发出的短促而尖利的声响。

她趑趄趑趄地后退着，撞翻了整齐地放满手术器械的盘子。手术盘“咣当”一声掉到瓷砖地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叮叮当当的脆响。

“希拉莉！”护士长喝道。惊讶之中，她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岗位所在，事实上，她已经朝那逃跑的护士迈出了半步。

担任手术助手的艾伯森大夫用穿着拖鞋的脚朝护士长的小腿踢去，“请别忘了你的职责！”

“是，大夫。”她赶紧转回身，连瞧都不敢再朝门口瞧一眼。那护士已经“砰”地撞开门飞奔出去，仍然尖叫着，一如救火车的惊响。

“把器械放进消毒器。”艾伯森命令道，“赶快！”

“是，大夫。”

她动手收拾地上的器械，大口喘息着，显然既慌乱又激动，好在尚能控制住自己。

普里查德大夫对发生的这一切似乎全然没有觉察。他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撒德·博蒙特已被切开的颅部。

“不可思议，”他嘟哝着，“实在难以置信。简直可以写进书里了。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他似乎被消毒器发出的声音悚然惊醒，回头望着艾伯森大夫。

“吸筒，”他厉声道，同时瞟了护士长一眼。“你他妈的在干吗？猜字谜？把器械拿过来！”

护士长赶紧换了盘子，把重新消过毒的器械送上。

“把吸筒给我，莱斯特，”普里查德对艾伯森说道，“快点。我这就让你看一样只有在那些跑乡场的怪物展览上才看得到的东西。”

艾伯森把吸液泵径直推了过来，护士长急忙闪身让开，灵巧地稳住了手中的器械盘。

普里查德瞧瞧麻醉师。

“要保证血压，伙计。一定要稳住血压！”

“低压68，高压105，大夫。稳如磐石。”

“知道么，他母亲说躺在咱们眼前的这位将会成为莎士比亚第二哩，可千万别马虎。开始抽吸，莱斯特——注意吸筒，别把他弄痒痒了！”

莱斯特用吸筒将血污慢慢吸净。监视器发出平稳的“嘟——嘟——”声，那声音既单调又令人放心。突然，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那感觉犹如被人兜心揍了一拳。他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然后再度凑近了仔细察看。口罩上方、角质边眼镜后面，一双眼睛因惊奇而瞪得老大。“这是什么？”

“我想你已看清了是什么，”普里查德说，“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而已。这种事我在书上读到过，但从未料想会亲眼见到。”

撒德·博蒙特大脑的颜色与贝壳外沿相似——中度灰色中略略有点泛红。

从光滑的脑膜表面，赫然凸出一样东西——一只残缺不全的人眼！大脑微微搏动着，那眼睛也随之微微搏动，看上去就像在冲着他们眨眼。正是这眼睛的“眨动”，吓得那护士飞奔而逃。

“上帝！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艾伯森又问。

“什么也不是，”普里查德回答，“它原本可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器官。而现在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个麻烦，一个我们刚好可以解决的麻烦。”

“允许瞧瞧吗，大夫？”麻醉师洛林问。

“血压稳定吗？”

“挺稳的。”

“那就来吧。这倒是可以讲给你的孙子听听。但要快！”

洛林瞧稀奇的功夫，普里查德对艾伯森道：“拿手术锯来。我要把口子再

开大点，进一步探查。不知能不能把异物全找出来，但我打算尽力为之。”

莱斯特·艾伯森现在顶替了手术护士长的职责，他按照普里查德的吩咐，利落地将刚消过毒的探针递到他戴着手套的手上。普里查德动作麻利、毫不费力地干着，只偶尔才借用一下探针头上的窥镜。他基本上是凭着触觉在探查。莱斯特事后肯定会逢人便讲，说他这辈子从来还没见过这么令人心惊肉跳的手术。

除那只眼睛外，他们又找出一只残缺的鼻孔、三枚指甲和两枚牙齿。其中一枚牙齿上还有一个小洞。普里查德用手术针触触那只眼睛，然后将它切下。这过程中，那只眼睛一直不停地搏动着，似乎还努力想眨一眨。从最初的探查直至将异物全部切除，整个手术只用了27分钟。五团湿漉漉的东西被丢在撒德脑袋旁边的不锈钢盘子里。

“我想完事了，”普里查德终于说道，“所有这些异质组织都是由发展不完全的神经节连接的。即使还有没被找出的异物，我认为我们极有可能已使它们丧失了发育能力。”

“可是……怎么会呢，如果这孩子继续活下去的话？我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吗？”艾伯森迷惑不解。

普里查德指指盘子，“我们在孩子脑袋里找出一只眼睛、一些指甲和牙齿，你认为这些东西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看看他的手，指甲少掉了吗？要不要核实核实？”

“可哪怕是个恶性肿瘤，那也是病人自身的——”

“问题是这并非恶性肿瘤，”普里查德耐心地解释说，一面继续着手上的工作。“知道吗，我的朋友，有好多产妇分娩时虽只生下一个孩子，但当初孕育的其实却是双胞胎。这种情形比例高达20%。另一个胎儿哪去了呢？答案是，较强的一个将较弱的——个吸收了。”

“吸收？你是说一个将另一个吞掉了？”洛林问，脸都变青了，“这是不是就是所谓胚胎的同类相食？”

“随你称作什么吧，反正这种情形相当常见。要是医学学术会上一直在议论的声纳测绘仪出台，咱们就能得知确切的比率了。不过，无论刚才讲的那种情形常见与否，咱们眼前碰上的这种病例却实属罕见——这孩子的同胞胚胎并没有被完全吸收。它在他的额叶部又开始发育了。当然，也可能在他的肠胃、脾脏甚至脊髓，哪儿都可能。这种奇观通常只有病理学家才能见到——在做尸体解剖的时候，而因异质组织导致死亡的病例，我却还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艾伯森问。

“总有一种什么因素，使原来小得连普通显微镜都观察不到的组织重又开始发育。那被吸收的胚胎本应在博蒙特太太分娩前至少一个月就永远停止生长的，可不知什么缘故，却又像停摆的钟重上了发条，又发育起来，孩子岂能不犯病？单是颅压增高就足以使他头痛痉挛，于是被送来这里。”

“明白了，”洛林轻声道，“可导致重新发育的原因呢？”

普里查德摇摇头。“要是我少打点高尔夫球，有针对性地研究它30年，你就可以来问我，那时或许我就会有答案了。现在么，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找到并切除了一种特殊的、极为罕见的肿瘤，一种良性肿瘤。为了避免使事情复杂化，我想只能这么跟孩子的父母讲，尤其是他愚蠢的老子，与之相比，辟尔唐的原始人都成神童了。我难以想像如何向他解释，我们给他11岁的儿子做了一次类似流产的手术。好啦，莱斯特，咱们来给他缝上。”

他想了想，又对护士长轻快地加上了一句：

“把逃跑的那个傻婊子开除掉，请记住这事。”

“好的，大夫。”

9天以后，撒德·博蒙特出院了。此后近半年里，他的左半个身子虚弱不堪，偶尔在极度疲劳时还觉得眼前有奇形怪状的光斑闪现。

母亲给他买了一架旧的雷明顿32型打字机作为祝贺康复的礼物。每当睡觉前他面对打字机绞尽脑汁寻找最佳表达的语句或构思小说下一步的情节，那光斑就闪现得益发频繁。但渐渐地，这现象终于完全消失了。

手术后，那怪异的声响——成千上万只麻雀展翅扑腾的声响——就再也没出现过。

他继续写作，信心越来越足，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在他真正的生命开始后的第7年，他卖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卖给《美国少年》。至此，他完全认定了自己要走作家之路。

直到现在，撒德自己和他父母所知道的只是，在他11岁那年秋天，曾从脑部摘除过一个小小的良性肿瘤。偶尔忆及此事（随着时光的推移，这回忆也渐渐少有），他想到的只是自己竟能活了下来，实在是幸运至极。

要知道那是脑外科手术兴起之初，很多接受手术的病人都不是如此幸运的。

第一部 傻瓜肉酱

梅兴用他那长而有力的手指慢慢地、仔细地将回形针扳直。“按住他的头，杰克，”他对霍尔斯特德身后那人说，“请按紧点。”

霍尔斯特德顿时明白梅兴要干什么了，当杰克·兰杰利那双大手紧紧摀住他的脑袋时，他尖叫起来。叫声在这座废弃的仓库里回荡，巨大空旷的仓库成了天然的扩音器。霍尔斯特德叫喊着，就像歌剧演员首演前在练嗓子。

“我回来了。”梅兴说。霍尔斯特德拼命闭紧眼睛，但毫不顶用。钢针毫不费劲地刺进了他的左眼皮，随着一声轻微的爆裂声，扎穿了眼球。粘腻腻的、胶水般的液体渗了出来。“我从死神那儿回来啦，看来你一点儿也不高兴再见到我，你这个不识好歹的杂种！”

——《驶往巴比伦》

乔治·斯塔克 著

第一章 《人民》揭秘

1

《人民》周刊的风格在5月23日出版的这一期里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该周的“昨日明星”照片使封面增光不少。这是一位摇滚乐明星，因私藏可卡因及其它毒品被拘留，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内文则一如既往，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内布拉斯加荒凉西部的九桩性暴力谋杀悬案；一位营养食品学权威因撰写儿童色情读物被捕；马里兰州一位家庭妇女种的一个葫芦瓜看上去有点像耶稣基督的半身胸像——当然，你得在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半闭着眼睛去看；一位患截瘫病的姑娘正为参加纽约自行车马拉松赛加紧训练；一则好莱坞离婚消息报道；一位摔跤运动员心脏病康复；纽约上流社会

的婚礼。

这一期还介绍了犹他州一位厂商新近推出的一种玩偶，一上市即大为抢手。玩偶的名称叫作“哟，妈妈！”。“哟，妈妈！”的尊容像人们想象中“可爱的（？）岳母”。玩偶肚子里还装有一部磁带录音机，可以讲些简单逗趣的句子。最令人叫绝的是，你想要她说话时，可以不必去拉背后的拉线，只消狠狠踢她一脚便是。“哟，妈妈！”充填精良，保证不会被踢坏，保证不会损毁你的家具或墙壁。”发明者加斯帕德·威尔莫特先生自豪地宣称（这位先生——文章捎带着透露道——曾因逃漏个人所得税被指控——最终却不了了之）。

就娱乐性和资料性而言，《人民》可谓全国同类杂志中的佼佼者，而这两个特点在这一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第33页顶端是典型的《人民》说明文字：人物传记——尖锐，有力，精辟。

“《人民》，”撒德·博蒙特对妻子莉斯说道，夫妻俩正并肩坐在餐桌前，又一遍一起读着文章。“就是喜欢一针见血，尤其是传记文章。”

“认真想想，其实并不那么有趣，”莉斯说着，拳头捂着嘴“咯咯”笑了起来。

“没什么可笑的，不过风格确实独特，”撒德说着又开始翻阅那篇文章，一面不经意地揉着前额顶部那块小小的白色疤痕。

跟其它人物报道一样，这篇是杂志中以文字介绍为主，照片占的篇幅较小的文章。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答应让他们搞这篇东西？”莉斯问。她同时还留意着双胞胎的动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个小家伙都表现挺棒，睡得乖乖的。

“第一，”撒德回答，“不是我答应的，是我们俩。不论你我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记得吗？”他用指头轻轻敲着文章第二页上的照片。照片上，撒德坐在卷好了纸的打字机前，妻子正端了一盘胡桃巧克力递给他。看不清纸上打了些什么，多半是些没名堂的东西。对于撒德来说，创作从来就是一项艰辛的劳动，有人在一旁观看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更甭说观众之一又是《人民》的摄影记者。换了乔治，也许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照写不误，可撒德却怎么也做不到。他致力写作时莉斯从不打扰他，哪怕来了电报也不例外，更别说送什么小甜饼了。

“不错。可是——”

“第二……”

他瞅着照片：他和莉斯相互注视，嘴角都挂着笑意。即使是微笑这样简单的动作，当你刻意要去做它时，那笑容就实在难于自然，哪怕你当时确实

心情愉快。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缅因、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当阿巴拉契亚山导游时养过的一头宠物。那是一头浣熊，他给它取名约翰·韦斯利·哈丁。他倒不是有意想驯化约翰，但那鬼东西却和他颇有些投缘。寒冷的夜晚，撒德喜欢喝上那么一两口，约翰偏偏也有此雅兴。有时主人多赏了它几口，它就会露出微笑——跟照片上撒德夫妇的微笑一个样儿。

“第二什么？”

第二，曾获全国图书奖提名的作家和他的夫人笑起来竟像一对喝醉了酒的浣熊！实在太有意思啦！撒德想着，再也憋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撒德，看把孩子们吵醒！”

他费了好大劲想抑住笑声，却兀自忍俊不禁。

“第二么，咱俩看上去活像一对儿傻瓜，不过我倒是一点都不介意。”他说着紧拥住妻子，吻着她的下颏。

另一间屋里，威廉和温迪先后啼哭起来。

莉斯试图用责备的目光瞪丈夫一眼，却没能办到。听到他的笑声真是太好了，也许是因为他难得一笑。对她来说，他的笑声有一种特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撒德·博蒙特从来不是个笑口常开的人。

“都怪我，”他说，“我去抱他们。”

他边说边起身，碰到了桌子，差点没把它撞翻。他向来温文尔雅，手脚却笨拙得很，过去那个小男孩的影子依然可见。

桌子中央插着花的水罐差点滚到地上摔碎，幸亏莉斯眼疾手快，一把给抓住了。

“瞧你，撒德！”她说，接着也跟着笑了起来。

撒德重又坐下，过了片刻，他把莉斯的手放在自己的双手间，轻轻摩挲着。“听我说，宝贝。你介意吗？”

“不。”她回答，心里却在想：但这事却让我不安。倒不是因为照片上他俩显得有点儿傻乎乎的，而是因为……咳，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如此而已。

她这么想着，但没有说出来。听到撒德这样朗朗的笑声是多好啊！她轻轻捏了捏丈夫的手。“不，”她说，“我不介意。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而且，要是你拿定主意完成那本《金犬》的话，这篇报道没准还可以起到宣传作用，那就更值了。”

她站起身来。撒德也打算起身，但被她止住了。